

西周曾侯谏作媿铜肆壶、唐代伎乐飞天纹金栉、清代掐丝珐琅桐叶形笔舔……这些在常人看来晦涩拗口的文物名，大学生桂昊雯却如数家珍。从家乡扬州到武大求学，从珞珈山再到清华园，十几年来她走过很多繁华的城市，却对博物馆里尘封在历史中的一件件文物情有独钟。

这个“00后”的电脑磁盘里，存储着自己亲手拍过的50多家博物馆的文物摄影作品，内存足足有500GB。

非专业人士也能做好专业事

中学时父母送的一台单反相机，为她叩开了文物摄影大门。桂昊雯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了几幅文博摄影作品，照片中器身的纹路纤毫毕现，精湛的工艺宛若天成。这让小小年纪的她瞬间被吸引住了，“精美的画面，让文物之美完整地展现出来。我头一次看到，几千年前古人造出来的东西竟然这么美！”

桂昊雯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各地博物馆的展览信息，在父母的支持下，经常坐火车、坐飞机跨市跨省追文物展。

高中一次大型考试前，她突然得知北京故宫要展出《千里江山图》，当即就顶着压力买了票，周末从扬州赶去北京。时至今日，回想起文物摆在眼前的那种冲击力，桂昊雯还感到心潮澎湃。

真正开始琢磨拍文物的技巧，是从上大学开始。

桂昊雯本科在武汉大学学数字出版专业。在别人看来，她对文博知识的了解深度比不上专业学历史的，在拍摄方面的专业技能也比不上专业学摄影的。

不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网上教摄影的课程丰富，她就在课余时间一点点自学。

桂昊雯观察发现，博物馆展厅都在室内，自然光源弱，文物的死角往往较暗，因此摄影时明暗处理特别重要。早年间



学习素描时积累的光影认知，为桂昊雯的前期构图和后期修图提供了很大帮助。

为了把文物拍得抓人眼球、与众不同，拍摄前桂昊雯常常会做大量功课，在网上搜好的摄影作品反复解构，去揣摩当时拍摄者的心境和巧思。

有一次她到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计划拍一件名为“银镂空竹鸟纹碗”的展品，到了文物展柜前，她开始全方位地观察，平视、仰视、俯视、斜侧……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出片的角度。仅仅一个展品，她就拍了200多张，相机存储容量告急，她却还是不满意。

一个瞬间，桂昊雯轻拧了下对焦环，透过正前的镂空，把焦点对在碗身的内侧，刹那间明暗交叠、光影交错，历史文物穿透时空，艺术之美瞬间绽放。光与影的结合，仿佛让眼前的文物有了生命。

那一刻，她感受到一种悄然建立起的连接，所谓的技巧、教程都渐渐从脑中淡出，偌大的馆中只剩下一人、一碗和一束被定格的光影。

自那之后，关于文物和摄影的关系，桂昊雯有了新的答案：摄影是服务文物表达美的一种手段，但它的力量更在于借助非常规的视角，捕捉艺术性的瞬间。

心之所向
“你拍得很棒，原来文物真

的需要静下心来仔细观赏”“看博主的照片，真是一种享受，文物的美都增添了几分”“以前是随便拍的，以后要向你学习，用点心思了”，随着摄影技艺渐入佳境，这样的评论在桂昊雯帖子下面屡见不鲜。

桂昊雯对摄影作品的标准把控越来越高，这也让她不断地“被看见”。成为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最美国宝全书》的摄影指导，被武汉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邀请拍摄文物，参与出版8本图书……

在一些人眼中，校园里不少优秀的学生常常想要得到很多，而桂昊雯却有些“任性”。

当年，学校一项重要的学生典型推荐活动中，学院关注到了桂昊雯的独特经历，计划推荐她参评，但她婉拒了，“那段时间感觉我整个人躺在‘功劳簿’上，总是在各种评选活动中说要拍好文物、讲好中国故事。但如果不能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有影响力的贡献，就担不起这样的头衔”。

在一位曾经就此和她交流的学院老师眼中，“她始终知道自己向往的是什么，围绕自己的主线持续地努力”。

将博物馆带到孩子们身边
让文博公益走进更多人的世界，是桂昊雯心头的牵挂。长期以来，桂昊雯都在思考“文

化遗产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偏远山区的孩子上大学前可能没有去博物馆的机会”。

能否成立一个专门的学生社团，将博物馆带到孩子们身边？桂昊雯萌生了成立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活化传播协会的想法，这个念头也得到了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王晓光教授的认可与支持。

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协会就从起初不到20人的“小作坊”发展为上百人的校级学生社团。在桂昊雯的带领下，社员们先后完成了50门文博精品课程的制作，并借助寒假返乡实践的机会，奔赴多个省份面向700余名中小學生线下授课；联合全国12所高校文化遗产类组织发起了文化遗产类社团（组织）联盟。

“我们协会得以顺利运作，都是‘桂老师’尽心尽力的结果。”同为发起人的同班同学易基廷感慨。他习惯称呼桂昊雯为“桂老师”，在他眼中，桂昊雯始终是一个温柔且坚定的人，总能像一个大家长，把社团的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从最初的协会架构、审批报备到后来的栏目制作、课程开发、活动策划……每一个环节她都亲自把关，看似枯燥繁琐的工作，她却总能乐在其中。

协会刚开通公众号时，为了形象化传播文博知识，

桂昊雯提议做一个“文博日历”栏目。

“文物的背后是文化、文明。一个陶罐放在展柜里，没有人讲它的故事，它的价值就很难被公众认识到。”两年前，桂昊雯还开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将“讲好文物故事”的想法付诸行动。

然而，发出去的内容一度无人问津。研究了大量各种类型的账号后，桂昊雯逐渐意识到，要想做好自媒体，内容的“利他性”是关键，“拍得好和写得好是两回事”。

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文物“冷知识”让普通大众听得懂、记得住？

桂昊雯打着“小算盘”：“做文物科普，我会把知识点掰碎了，每次只解释一个点。比如‘掐丝是一种制作工艺’，有人碰巧刷到，之后去博物馆就能看懂带掐丝的文物名了。”

送一件件文物“回家”

“文物承载的文化、科技、美学、历史价值是如此之高，它的璀璨足以让人从心底生发出文化自信来。”散落海外的文物更是如此。王晓光教授曾对她说：“海外文物是中华灿烂历史文明的见证人，尽管被收藏于异国他乡，却为 global 各地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我们要做的，是借这些‘金色代言人’之口，讲好中国故事。”

“让更多的文物和更多的人相遇。”回望来时路，这是桂昊雯给自己写下的注解。

今年，她将远赴南加州大学参与联合培养，也将有机会与更多海外文物相逢。那时，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展柜前，或许常会有一个女孩的身影。循光而至，镜头闪烁，她会用自己的方式，送一件件文物“回家”。

图为：武汉大学学生桂昊雯和她拍摄的文物。

徐雨舒 雷宇（摘自《中国青年报》）

保护单位。不久后，阎建林接到制作彩陶工艺品的任务。“作为土生土长的临洮人，对马家窑彩陶并不陌生，但要仿照制作，难度不小。”打小跟随父辈学习制陶手艺的阎建林坦言，过去只是制作陶花盆，对于彩



陶，只是见过，却没做过。

在临洮县文化馆有关负责人的鼓励下，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阎建林开始了彩陶制作技艺的探索。选料是第一步，为找到与古彩陶胎质相近的陶土，阎建林三天两头到马家窑遗址研究碎陶片，又多次去往博物馆看实物，自费购买书籍、泡在图书馆

查资料，终于找到柔韧度高、可塑性强的红胶泥土。

制作彩陶，除选土外，还需经过和泥、拉坯、晾晒、抛光、绘彩、烧制等多道工序。“尤其是绘彩，要求具备一定的绘画功底。”阎建林介绍，马家窑陶器的颈部与上腹部，多有颜色鲜艳、线条流畅的图案花纹装饰，

阎建林：再现马家窑远古彩陶风采

如网纹、鸟纹、漩涡纹、水波纹等，“若缺少纹饰，彩陶就失去了独特魅力。”

马家窑彩陶的纹饰色彩主要有黑红两色，经高温烧制后发生物理变化，与胎表紧密结合，历经千年而不脱落。肯钻研、爱学习的阎建林从零起步，一边请教材料和化学方面的专家研制颜料，一边学习绘画，“刚开始，需要先用铅笔打草稿，再小心翼翼地上彩。”久而久之，抽象重复的几何图案，在阎建林笔下变得

越来越鲜活生动。

经过多年锤炼，阎建林制作陶器的水平不断提升，由他仿制的马家窑彩陶，被当作工艺品在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展陈，每逢文旅节会，还被当作馈赠礼品和文创产品，受到客商和游人青睐。“作为先民们装盛食物的器皿，如今，彩陶的实

阎建林：再现马家窑远古彩陶风采

用价值虽不如以往，但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阎建林说，研究、制作马家窑陶器，既是传承非遗技艺，也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彩陶文化的魅力。

在阎建林的带动下，他的两个儿子也加入陶器制作的行列，并成立彩陶研制公司，年产各类陶器3000多件。同时，还创办陶器制作技艺传习所，培养了一批彩陶制作新人，接力传承彩陶艺术。前不久，阎建林和家人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

账号，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制陶技艺。

近年来，随着研学游兴起，陶器制作技艺传习所成为学生暑期研学的打卡地。阎建林专门开设工艺美术课，谈理论、做培训，详细讲述彩陶图案背后的故事，为学生提供走出课堂、亲近历史的机会，加深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了解，带动全社会宣传、保护、传承马家窑文化。

“去年是马家窑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马家窑遗址考古发掘10周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马家窑陶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彩陶工艺品走进了千家万户。”阎建林说，彩陶不仅展示了古代匠人的智慧和技艺，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希望制陶手艺能代代传承，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赵帅杰（摘自《人民日报》）

